



女火開人車



新大眾文藝叢書

女開火車

女 人 開 火 車

作 者
出 版 者

張

工 人 出 版 社

琳

印 刷 者

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北 京 西 總 布 胡 同 三 十 號
電 報 掛 號 二 三 七 三

一 九 五 一 年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版

不 許 翻 印

[116] 1—10000

女 人 開 火 車

張 琳 著

男人打鐵 女人煉鋼

男人種稻 女人插秧

男人當兵 女人打仗

男人怎樣 女人怎樣

——男女平等歌

一 田桂英

大連中長鐵路機務段在火車站東頭，是專管火車出入和修理的地方。凡是往外地

開的火車，全由這兒升好了火，燒好了汽兒，然後咕咕咚咚開進站去，裝客或載貨。楞眼一瞧，氣派還真不小。旋盤廠、電火廠、鍋爐廠、對車廠、煤台、車庫……等樓房，沿着七八十來道鐵軌兩旁擺列着。裝煤的吊斗在半懸空中來回的轉搖，火車頭不開的拉着汽笛進進出出。

全機務段有一千來號員工。女同志佔了十分之一，每一個廠子裏都有幾個女工，她們跟男人一樣的幹活，如果不是頭髮披到脖子根上，你真分不出男女來。

這旋盤廠裏有一個女職員叫田桂英。今年正二十。長方臉，高鼻樑，又黑又長的眉毛底下閃着一對晶亮的大眼睛，嫩紅的臉上長着星星點點的雀斑。個子就是站在男人羣裏也顯不出矮來。看上去挺秀氣的。

提起她當這份『職員』來，真叫她哭笑不得。她原是工人出身。從小就跟着爹爹，不論冬夏，不管風雨，到海頭去打礮子、撈海菜、捉螃蟹，憑兩手養活家，就連她到學校唸書的時候，也沒斷過——頭晌上學，下晌趕海。十四歲，她唸到四年級時下了學，到工廠去做工。起頭是在『東亞煙草株式會社』包煙捲兒，工頭欺侮她小，每回

開餉都揩油。她跟他爭吵了幾次，就給下了工。第二回又到『森永製菓』去包糖。有一次日本陸軍軍需部什麼長來工廠檢查衛生，硬說她身上『氣大奈』（註：日本語，髒的意思），把廠長好一頓辱，廠長又把工頭好一頓斥，決定不要田桂英。臨了還扣了半個月的工錢，算是給其他工人一個『眼色』。打這以後，她又到『大連日日新聞』去當拆版的女工。整天價黑手油脚，挨罵受氣的熬到『八·二二』——蘇軍解放了旅大。

解放第二年，她到了機務段，人事科長給她分到工人食堂去當賣票的職員。那時她的腦瓜還沒開竅，心想：這個活兒倒不錯啊，又乾淨，掙錢還不少。可是沒等幹到一年，她變了。每當上完夜校回家的時候，她就想起副段長講的政治課：『婦女要解放只有參加社會勞動！』再一尋思自己是一個有三年工齡的女工，悶在食堂裏多咱是個頭呢？偏巧，這時機務段長換了個蘇聯同志來，他時常給婦女們講蘇聯婦女參加重工業的事情。後來當真就實行起來，所有的廠子都有了女工。

田桂英心動了，她到副段長那裏去要求調換工作：下現場，學技術。副段長像逗

笑的說：『下現場可不比在食堂賣票輕快，再說下現場學徒又少掙錢，就不能有富裕錢養家了。』

田桂英說：『錢不錢的沒大關係，現在俺家就俺媽自己不幹活，俺爹滿養活得了，再說我也不能一輩子光學徒啊！』

副段長還是不答應。田桂英急了，噉嘴說：『你天天給我們講的：「要解放就得參加社會勞動」，怎麼人家想參加你倒不讓了。』

說得副段長沒有法，只好答應說：『好，我跟人事科長商議商議，等找到替你的人，就叫你去。』

果然，一個月後她歡歡喜喜的到了旋盤廠。她想：『這回可好了！』誰知剛學了不幾天徒，又給她調任寫票的職員。當時，她的思想苦悶透了。整天價找副段長『訴苦』。副段長安慰她說：『這事沒有法子啊，你們廠子數着你文化高，字筆能拿得起來，你就先擔任幾天吧！再說，「參加」也不用那麼着急呀！工作不能太由性了！』田桂英一想可也對，要是誰想幹啥就幹啥，那不成了『無政府』了麼！於是忍了

忍心，點頭笑道：『可是不能叫俺幹一輩子呀！』

副段長笑着說：『你放心就是了！』

誰想，一幹幹了三個月還沒有動靜。田桂英雖是個服從領導的好同志，心裏却免不了時常活動。一有閒空，就跑到機器旁邊問長問短，打聽技術，心想：『多咱我能當一個旋盤工就好了。』

這樣，又過了一個多月。她到蘇聯段長家去玩兒，段長夫人雷索娃拿一張像片給她，她一看，上面有一輛火車頭，旁邊站着一個蘇聯婦女。雷索娃說這是她的朋友：火車司機。田桂英聽了當時心裏並沒覺得怎的。回家過火車道的時候，望着一條長龍似的火車，刮風捎雨的跑過去，車箱裏裝滿了貨物。她心裏一動：咱中國婦女不能開車麼？多咱我能當個司機就美了。……又一尋思：田桂英呀！你太好高騖遠了，旋盤工都沒當上，又想當司機……。想着想着，碰在一棵樹上，差點絆倒，不覺笑了出來。

二 報名

日子又過了一個 month。這一天田桂英上班，走近大門的時候，遠遠看見一羣人圍着告示板，不知看些什麼。一個楞小夥子從人羣裏鑽出來大聲嚷道：『哎，都來看哪！母雞也要打鳴了！』

另一個工人囑咐他：『別胡說八道！』

田桂英走到跟前一看，心不覺蹦蹦的跳了起來。原來那上面貼了一張招考女司機的告示：『……希望各位女同志踴躍報名。』最後邊這幾個字特別使她心跳得厲害。暗想：『難道這是夢麼？』向旁邊望了一下，輕油車庫女工王寶鴻正眯着一對細眼睛向她發笑。好多面熟的工人，像平日一樣，來來往往。分明不是什麼夢。她怕人家發現她的心事似的轉身向工廠大門走去。忽然身後有人喊道：『田桂英！』

她回過頭一看是王寶鴻，她是個小矮胖子，留着兩條短小辮兒，年紀比田桂英小

一歲。拉着田桂英的手，悄聲說道：『老田，怎麼樣，有心思沒有？』

田桂英說：『什麼心思？』

王寶鴻說：『幹這個！』說着做出開車的姿式。

田桂英笑說：『你這小丫頭人小心倒不小啦！』

王寶鴻噘了一下嘴說：『哼，光知道說人家啦，你剛才那付神情你當我看不出來！』

田桂英正經的說：『小王，你願意不願意？咱倆一塊兒去報名吧！』

王寶鴻說：『看怎麼樣，你一抬腳我就知道你往哪兒走。剛才你兩隻眼睛直勾勾的，我就知道啦。』

田桂英說：『說真格的，你報不報？』

王寶鴻說：『自然報啦！可是有一樣，我擔心咱們扛不了，自古也沒聽說咱婦女能開車。』

田桂英說：『那就在乎咱自己了。自古你聽見說共產黨領導咱窮人翻身了麼！再

說人家蘇聯早就有了女司機啦！人家能行，咱就不能行？」

王寶鴻聽了，點頭說：『好！走，咱倆報名去！』

說着二人手拉手的向段長室走去。

到了段長室，報上名，填了表。又考試完了。下午，吃完飯就到段長室去打聽。蘇聯段長告訴她們明天才能發表。她們忐忑不安的走了。一宿沒睡好覺，第二天一早就又去問。還沒等進門就見門口黑板上寫了一排名字。一看，田桂英的名字在第一個，王寶鴻在第三個，餘下也不知還有五個呀六個，就沒顧看。一個高跑到段長室說：『合格了！合格了！』

李副段長遞給她倆兩張介紹信說：『還有身體沒檢查哪，這項很重要。』

她倆這才拿着信到醫院去。檢查的時候，一位留着兩撇小鬍的醫生看了看介紹信，一楞說道：『你們機務段真能鬧着玩兒，女人還能開火車？女人體格再好也不如男人呀！』

這幾句話不要緊，一下把田桂英的心思勾起來了。驗完了身體，醫生在表上畫了

個「正常」兩字，按理說應當高興，可是田桂英臉上却發愁了。王寶鴻勸她說：「早晨你還給我打通思想，怎麼現在人家說了句閒話，你倒害起愁了？」

田桂英說：「我害他的愁幹什麼！」

王寶鴻說：「那麼你害誰的愁？」

田桂英說：「俺媽！」

王寶鴻不放聲了。真的，她媽的腦瓜可真有點「老」。田桂英在工廠「管賬」，她都不大樂意，時常對田桂英說：「那麼大的姑娘了，整天男男女女在一起有什麼好處？現在比不得小日本時候，咱家裏沒有你掙錢，也將就了。趁早在家學學針線，好找個婆家。」這次學習開火車還得住宿舍，她媽更不能願意了。

王寶鴻發狠的說：「實在不行就給她個「不管三七二十一」！」

田桂英咬着嘴唇，沒放聲。

果然，回家一商量，就碰了個大釘子。她媽說：「學那個玩意兒幹什麼，弄成個髒小子，找婆家誰家要？」

田桂英笑嘻嘻解釋道：「我要是找不到婆家決不能怨你老人家行不行？」

她媽說：「好哇，你翅膀硬啦！找不着婆家不怨我，就不與我怨你啦？那麼大的姑娘，「老」在家裏，人家笑話誰？還不是笑話當老的！」

田桂英知道在這樁事上算講不通了，就岔開話頭說：「媽！我這是去學開火車，也不是學「馬流道」。日後開了車，掙了錢還不是送給你老化的！」

她媽暫時不放聲了。田桂英又插上一句說：「你不是常說咱家沒有「小子」，惹得你老人家吃苦遭罪麼？現在男女平等，男人能幹的活兒，女人就能幹，男女一樣可以掙錢養家。……」

她媽說：「得了，你掙了錢來家我還不知道好化？我就是不願意你上段裏去住，男男女女的，一個禮拜才許來家一趟。」

田桂英故意撒嬌，扯着媽的手說：「人家是工作需要嘛！開火車不定是黑班白班，我要是不住宿舍，半夜走道你老不心痛？」

她媽說：「我叫你半夜走道啦？」

這句話把田桂英頂得半天沒想出什麼話來。她媽又繼續說道：『再說從來也沒聽說女人還能開火車，萬一有個好歹，我不白養你這麼大。』

· 田桂英說：『人家蘇聯女的怎麼能開！』

她媽說：『蘇聯是蘇聯，中國是中國，人家鼻子還高來！』

田桂英聽了，氣的滿臉通紅說：『媽，你怎麼那麼不講理呀！哼！管你怎麼說吧，我算去準啦！』說着從炕上拖下被褥就捲。

她媽一看，着急的臉色都變了，悲聲哭腔的說：『噢，小鬼崽子你這是長大了！用不着你媽啦。去吧，你媽揩屎抹尿，算是白養了你一場啦！』說着鼻子一酸，掉下淚來。

田桂英見媽這麼不開竅，又傷心，又生氣，狠狠說道：『還用這樣幹什麼，我又不是上那兒去，日後要是調走了不知你老又該怎樣啦！』

她媽一聽『調走』兩字，老淚流得更厲害啦，哭着說：『好哇，蝎子大了吃牠媽，你要走你就走吧，早知道你有這心思，我當老的也不管你啦！』

田桂英聽了，心裏也挺難受，後悔不該說什麼調走的話來刺激她。可是又一想：媽也太頑固了，連自己的工作事業也來干涉。就說：『說什麼現在也晚了，我已經報上名啦。』

她媽擦擦眼淚說：『好，你去吧！這年頭兒當老的說了也不算啦。全當我沒有你這麼個閨女！』

田桂英看媽媽眼圈都哭紅了，淚水順着道道皺紋往下直流，那種可憐的樣子，不覺心軟下來。可是又一尋思：難道因爲這就扔掉婦女翻身的大事業麼？她想起王寶鴻在醫院門口對她講的話：『不管三七二十一！』一狠心，捲好『鋪蓋』，連看也不看她媽一眼，就向段裏走去。

三 怪話

到段裏，正碰見王寶鴻從宿舍跑出來，跳着高說：『唉呀，你可來啦！我當是你

叫你媽鎖家裏去了。」說着笑嘻嘻的幫她把『舖蓋』往宿舍裏拿。田桂英走進宿舍一看，嘿！好漂亮的房子。天藍色的牆壁上還畫着許多花紋，地板擦得錚明瓦亮，牆角上還安着『暖氣』。陽光從玻璃窗間斜射進來，像過節日總工會門前紮的一條黃彩綢。靠着窗戶，一連排着六張鋼絲單人床，床上都放着舖蓋，有的還沒打開。然而屋裏除了她跟王寶鴻之外一個人也沒有，就問道：『咱們一共來了幾個？』

王寶鴻說：『連你一共六個人，那些因為身體不好，驗下去了。』

田桂英問：『他們哪去啦？』

王寶鴻趕緊停下放行李的手，說：『唉呀，你看我叫你給高興的，把正經事兒都忘啦！』說着拉田桂英就往外走。田桂英問：『什麼事兒啊？』

王寶鴻一邊走一邊說：『蘇聯段長召集咱們講話哪！她們都走老半天了。』

田桂英捶了她一下說：『小死王！還不快跑。』說着兩人一陣小跑，不一會兒到了段長室。

走進段長室，看見四個姑娘坐在椅子上談天。一個個臉上又黑又胖，顯得挺結